

美、土關係劇變及其影響

石樂三

最近美國與土耳其之間關係發生了急劇性的變化，此一變化已使兩國三十餘年來的傳統友誼受到了損害。安卡拉方面突然採取了兩項重大的措施，先是中止了美土雙邊條約，跟着下令三軍接管所有美國軍事基地，以報復美國眾議院一再否決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國際間對此項措施咸表驚駭！兩國未來關係是否有所轉變，胥視美眾議院九月復會後對禁運法案的表決結果而定。

一 美土關係的演變過程

美土兩國具有深厚的傳統友誼，在過去廿八年之中，美國曾經對土耳其提供了已逾三十七億美元的援助^①，使土耳其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龐大軍力，成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中最爲強大的盟國。

美土兩國關係，是純粹建立在共同的反共基礎之上，爲了鞏固和加強這項基礎，兩國曾於一九六九年簽訂了一項共同防禦條約。

根據這項條約的規定，美國負有提供土耳其所需之武器和裝備的義務，同時土耳其亦有義務提供美國基地設施，而美國更有權使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土國境內所設之基地。這些基地包括：英西里克基地（Incirlik）——唯一的美國作戰空軍基地；卡拉麥塞爾（Karamursel）基地——空軍加油及保養站；伊滋邁爾（Izmir）——北約組織軍事總部所在地。

然而，由於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塞浦路斯發生軍事流血政變，土耳其爲了保護土裔塞人的生命財產，隨即派軍登陸塞島，佔領島上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北部地區。

美國國會認爲，土耳其入侵塞島是違背美國援外法案，依據該法案規定，受援國除自衛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下令之外，不得以美援武器和裝備作爲進攻他國之用。因此，國會自去年九月開始準備對土耳其實施武器禁運的法案，目的在使土耳其軍隊限期自塞島撤退。但福特政府堅決反對國會的這項措施，因爲恐怕將導致土耳其的報復後果。

在華府與國會間的首次主要對抗中，福特總統曾於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否決了國會停止對土耳其軍事援助的措施；並且宣稱，禁止援助土耳其，將破壞對塞浦路斯和平解決的希望。

福特復於同年十月十七日第二次否決了國會削減美國對土耳其的軍援行動；並指責國會說，削減這種援助，將影響土耳其及希臘對塞浦路斯問題的和平談判，而且損害美國在地中海的戰略地位。

第二次被福特否決的國會決議案內容是，如果土耳其承諾不再運送美援武器給它在塞島的四萬名部隊，則美國將對土軍援延長到十二月十日，以利進一步談判的進行。

土耳其政府官員表示，倘美國停止土耳其的援助，將視同廢止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結構中土耳其與美國之間現存的雙邊條約^②。

在福特連續否決國會兩次決議案之後，府會之間曾達成妥協將此問題延至十二月十日再行決定，在此期間暫時允許政府繼續以武器運往土耳其，但須具備左列之條件^③：

——土耳其必須遵守塞浦路斯停火。

——土耳其不能增加其在塞浦路斯的部隊。

——土耳其勿再以美援武器運往塞浦路斯作爲戰爭的工具。

限期屆滿之前，經福特政府一再向國會要求延期，參眾兩院對土禁運案先後通過展延兩個月——即延到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爲止。但屆期華府仍未向國會提出任何有關塞島談判獲有進展的報告，於是，只有依從國會的決議

，而斷絕對土耳其的軍援了。

美土關係演變至此，美國務卿季辛吉曾公開聲稱，此為一項重大的悲劇！

二 美對土停止軍援後的形勢

自從美國停止對土耳其軍援之後，不但未曾軟化土耳其對塞島問題的原來立場，反而使土耳其的態度更加強硬。土耳其外長艾森柏（Melih Erenbol）原定於二月間與美國務卿季辛吉在歐洲舉行會談；但由于美國宣布停止對土軍援，土耳其政府立即取消了這項會談。緊接着，土耳其撤回所有駐在華盛頓的軍事聯絡官員們，同時也要求美國採取相對的步驟。在塞島方面，土裔塞人領袖鄧克塔什又於二月十三日正式宣布在土軍佔領區成立聯邦自治政府，準備實行分治計劃。

更為嚴重的，土外長艾森柏揚言，假如由於美國軍事援助的中斷，而降低了土耳其防衛本身對抗蘇俄報復的能力，土耳其將關閉美國的基地④。

季辛吉鑒於美土兩國關係的嚴重性，當他今年三月初在中東進行穿梭外交時，曾抽暇赴安卡拉訪問，分別與土耳其總理及外長會談，試圖打破塞島問題談判之僵局，以期說服國會解除對土耳其武器的禁運。但未獲任何的效

果。

季辛吉又於五月廿二日飛抵安卡拉列席中約組織（CENTO）部長會議，再度與新組成的土耳其內閣總理狄米瑞（Dineral）及外長賈格里揚吉（Caglayangil）會談，希望能緩和兩國所面臨的緊張情勢。

土外長在中約組織部長會議揭幕中致詞說，美國因塞島情勢所導致的禁運結果，已經產生了一個「極為遺憾的形勢，這種形勢徒使土美兩國間的密切合作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反效果。」⑤

土耳其曾靜待着華府能改變禁運的決定，但一直沒有結果。於是，狄米瑞內閣在反對的第一大黨共和人民黨領袖艾西維特（Ecevit）及軍事領袖們的重重壓力下，不得不對美國採取報復行動。

六月十七日，土耳其外長賈格里揚吉宣布，土耳其已正式向美國提出一項照會，要求三十天內雙方代表開始談判美國在土國境內軍事基地之地位問題；倘若美國「不採取這項談判行動」，則美國軍事設施將面臨「一項新的情勢」。

在遞交這項照會之前，土耳其國家安全會議及內閣曾擬訂了一項逐步減少美國軍事設施的時間表，以便必要時報復其對土耳其可能實施的武器禁運。

華府接到此項照會，福特總統即派代表團赴安卡拉與土耳其代表團談判基地問題。同時邀請衆院兩黨全體議員共進早餐，並解釋其將提出的折衷方案，這項方案包括三要點⑥：(1)要求國會與政府合作，至少先允許土國獲取價值一億八千五百萬美元之武器和裝備（在禁運前已償付五千二百萬美元之此項價款）；(2)土耳其未來購買武器應以現金交易作為基礎；(3)美對土耳其之贈與或信用售與方式將不再實施。

此項折衷方案，初經美衆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以十六對十一票通過，但終遭衆院以二二三對二〇六票所否決了。

當衆院於七月廿四日否決了福特總統的上項折衷案之後，土耳其政府在激怒之下，遂於第二日採取嚴厲的報復措施，下令自七月廿六日開始禁止所有美國在土國境內的軍事活動，並宣布美土雙邊防禦條約「不再有效了」。

緊接着，土耳其參謀本部指派各區司令官接管了廿五個軍事基地，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東部之第雅貝克（Diyarbakir）遠程雷達系統基地，以及南部之英西里克（Incirlik）⑦。

福特總統立即籲請美國國會解除對土禁運的法案，他認為這項禁令將阻礙塞島問題談判的進行，而且將使美國在東地中海的安全受到重大的影響。

美參院兩黨領袖亦提出了警告，認為衆院維持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將使美國外交政策遭受嚴重的挫折。更指出，衆院的這項行動，對希臘並非是一種恩惠，因為土耳其在一夜之間會變成一個核子武力強國。

參院接受了福特總統的要求，而於七月卅一日集會投票結果，以四十七對四十六票，勉強通過了解除對土耳其武器禁運；但衆院因受「親希臘派」議員們的影響，仍堅持將該案暫予擱置，俟九月復會時再予討論。似此情形，將來是否能順利通過這項解除禁運案，尚難劇加臆斷。

七月卅一日，福特起程赴芬京出席歐洲安全高峯會議時，曾於芬京赫爾辛基（Helsinki）與土耳其總理狄米瑞會談，並表示願以五千萬美元作為美國對土耳其之部份軍援。狄米瑞認為，美國提供這筆援助，仍不能購買美國武器和裝備，而與美國國會的武器禁運案相矛盾，故對福特建議加以拒絕。顯示福特謀求緩和對土耳其關係的努力再度受到了挫折。

三 美土關係劇變的因素

基於上述分析，美土兩國關係演變至今日惡劣的情勢，其責任不在福特政府，而完全是衆院的責任。

衆衆院何以一再否決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呢？要言之，不外下面的主要因素：

第一、衆院對土耳其武器和裝備的禁運行動，主要因爲一九七四年七月土耳其軍隊登陸塞島，違反了美國的「援外法案」、「武器採購法案」及「美土雙邊協定」。根據一九六一年美國援外法案及一九六八年美國武器採購法案的規定，凡美國盟邦使用美援武器者，都必須嚴格遵守兩點承諾，一是美援武器僅限於使用防禦上的目的，二是盟國不得以美援武器攻擊美國的其他盟邦。美國與土耳其間締訂的防禦條約，規定土耳其若在塞浦路斯使用美國武器和裝備時，必須事先取得美國政府的同意。基於理由，美國國會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的各種立法辯論中，有些議員們一再提出了建議，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對土耳其的軍援，除非四萬土耳其軍隊從塞浦路斯撤退。

第二、人所週知的，美國約有兩百萬希臘美國人，他們爲了抗議美國對土耳其的軍援而佔了塞浦路斯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每當國會集會時期，就會結集作示威遊行，亦時常以大批郵件寄給國會，從中運動議員通過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法案。國會中具有影響力的希裔議員們，諸如⑧：印第安納州民主黨議員約翰·布瑞迪瑪斯(John Brademas of Indiana)和馬利蘭州民主黨議員保羅·薩爾貝爾恩斯(Paul Sarbanes of Maryland)一再加上第三個民主黨的紐約州班加民·路森瑟(Benjamin Rosenthal of New York)，他們都強烈地辯稱，福特總統和季辛吉國務卿均試圖掩飾土耳其破壞各該法案及協定。他們特別邀約了退休的四星上將傅立特(General James Van Fleet)至衆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作證時指出：「在地中海地區對美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希臘猶較土耳其爲大。(美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却指責衆院對土耳其在戰略上的重要性)缺少充份的瞭解。」

第三、土耳其政府於六月十七日曾致送美國一項照會，要求三十天內開始談判有關美國在土國境內之基地問題，倘美「不採此項談判行動」，則美國軍事設施將面臨「新的情勢」。季辛吉國務卿針對這項照會，曾於六月廿

三日在阿特蘭塔市(Atlanta)演說時提出警告說，美國與各國所訂之盟約，應基於共同的利益，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拿終止條約或基地來脅迫美國。這段演詞，很顯然指土耳其而言，同時亦影射希臘及泰國。在另一方面，季辛吉却力促國會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這顯然與他的演說不無矛盾，而民主黨議員們就利用這種矛盾否決了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法案，這不僅是彼此間情感用事，而且對明年大選的競爭，亦不無濃厚的政治意識。

土耳其採取了嚴厲報復的措施，亦有下面幾點重要因素：

第一、土耳其狄米瑞聯合內閣，是由國會中少數右派政黨所組成，而由于前總理艾西維特所領導的第一大黨——共和人民黨的壓力，其政治基礎非常脆弱。更由于艾西維特在執政時期對堅持登陸塞浦路斯政策的成功，曾贏得了土耳其人民的喝采並獲得了「英雄榮銜」。狄米瑞總理雖然主張親美的外交政策，但爲了鞏固政治基礎，他不得不對美國禁運採取強硬的態度。

第二、土耳其輿論界咸認，土耳其去年七月出兵塞浦路斯，純粹因爲當時在希臘軍事政權支持下，希裔塞人青年軍官發動軍事政變，奪取了馬卡里奧斯大主教的政權，而企圖將塞島合併於希臘版圖。依據英、土、希三國所簽訂的「倫敦條約」，土耳其政府認爲有權派兵塞島保護土裔塞人的生命財產，結果趕走了發動政變剛幾天的希臘青年軍官首領，粉碎了希臘人合併塞島的計劃。土耳其人更認爲：美土兩國具有深厚的傳統友情，兩國又同屬北約組織中的盟邦，應互相尊重這種特殊的關係；再以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時，土耳其決然派兵與盟軍並肩作戰，而當毛共部隊渡江參戰時，土耳其一旅軍隊獨自掩護盟軍自釜山退却，結果任務雖告成功，但土耳其軍隊傷亡過半，麥克阿瑟將軍曾對土耳其軍隊作戰精神極表讚揚。如今美國國會竟不顧兩國的友好關係，土耳其軍隊與盟軍並肩作戰的史實，以及土耳其在防止蘇俄侵略野心所作的貢獻，結果一再投票反對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似此情形，不僅影響了兩國的傳統精神，同時亦傷害了土耳其人的民族尊嚴。

第三、土耳其與希臘關係，由於塞島問題引起的兩國邊界及愛琴海島嶼上的緊張情勢，已使土耳其最近組成一個「愛琴海師團」，顯示有對希臘備戰的跡象。土耳其政府認爲，美國已停止對土耳其的軍援，但仍對希臘源源不斷地提供軍援，顯然有意使土耳其的軍事地位處於劣勢，因而不得不早準備應變的措施。

四 美土官方及輿論的反應

美土兩國關係劇變之後，在美國方面，無論官方或輿論界的反映，大都主張從速謀求補救兩國間的裂痕。在土耳其方面，執政的正義黨領袖狄米瑞主張與美國恢復友好的關係，反對派持相反的意见，輿論界則強調保持民族自尊心。

福特總統極力呼籲國會解除土耳其的武器禁運，這項禁運將會妨礙塞浦路斯問題的解決，並造成美國在東地中海安全網的「不幸惡化的情勢」。

福特最近在寫給衆院議長艾伯特的信中曾經指出：「如果我們不能補救這項行動，我們對即將失去在土耳其境內主要設施的危險性，是絕非誇張的事。」^⑨

福特所失去在土耳其的基地，其中包括接近蘇俄邊界的監聽站，「將嚴重削弱我們在重要地區保衛我們國家安全的力量。這些基地是無法取代的。」他更以沉痛的心情表明：「由於衆院不能解除對土耳其武器禁運，其後果現在已經很明顯地露出來了。」^⑩他雖未詳細加以說明，但土耳其已經開始接管其境內的美國設施，即是顯明的答案。

七月廿八日，紐約時報社論中以「土耳其武器」為題評論說：「美國衆院再次票決的結果，以很小差數否決了解除土耳其的武器禁運法案，反映了禁止使用美國武器作為非防禦目的的堅強意志，站在法律立場，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福特總統所提出的折衷方案——部份和暫時恢復土耳其的武器供應，可使塞島談判免於凍結狀態。所以恢復一個比較彈性的政策仍是需要的，而這項彈性政策能使美國外交在全部禁運情勢中產生更為有效的結果。

美國前副國務卿包爾（Ball）及前國防部副部長范斯（Cyrus Vance）——兩位都是前美國對塞島糾紛的調停人，他們都主張福特總統運用其自由選擇或決定權，依照外援法案的規定，對於交運給土耳其仍在禁運中的八千七百萬元贈與軍事援助之內的五千萬元部份武器，總統是有權決定的。

總統現在唯有使用此項選擇，才是被證明為正當的行動，而設法緩和緊張情勢及恢復談判，是刻不容緩的。

土耳其執政的正義黨領袖狄米瑞——溫和派的主流，仍然寄託與美國重修

美、土關係劇變及其影響

舊好的希望，而且繼續與北約組織各盟國維持土耳其的基本利益。溫和派領袖階層認為，土耳其採取中止美國的基地活動是臨時性的，而非永久性的，只要美國國會改變對土耳其的禁運態度，土耳其的這項報復措施，亦必能隨之加以改變的^⑪。

狄米瑞聯合內閣中的右派閣員，却強調伊斯蘭的價值（Islamic Values），反對土耳其過份受西方的影響，而極力主張與阿拉伯世界保持更為密切的關係^⑫。

反對派的共和人民黨領袖艾西維特認為，美國對土耳其的禁運，已使土耳其「重新檢討其全般國防政策及國際關係。」^⑬

共和人民黨內部意見紛歧，極右派份子力主土耳其自大西洋聯盟中撤出，而與蘇俄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但艾西維特本人似乎接近於斯坎底納維亞方式（Scandinavian Model），這種方式在與西方保持不受拘束的關係，但集中力量謀求國內的發展，並站在大國政治的圈外^⑭。

伊斯坦堡日報專欄作家米里葉（Milliyet）撰文說，美國國會對土耳其維持武器禁運的決定，可使土耳其走上更為進取的方向。他指出，「美國國會所採取措施中的某些方面，已給我們帶來了幸福。為了感謝這項決定，土耳其將自人為的和欺騙的友誼之夢中獲得自由。」^⑮

這位作家更指出，在世界事務中，土耳其將要求「一個更為獨立的和更有尊嚴的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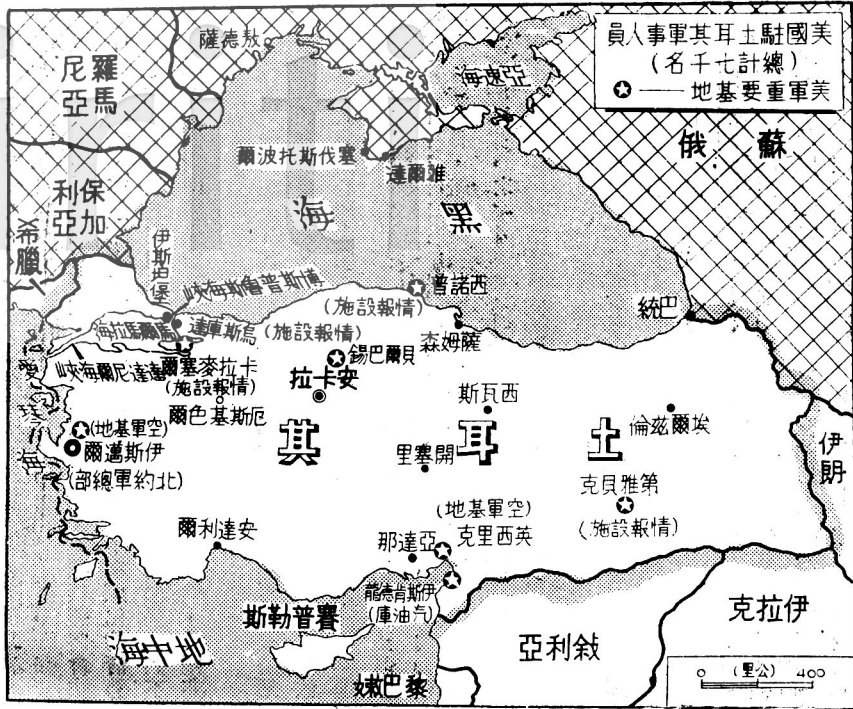
這些評論反映在今日土耳其中顯示一個深刻而嚴肅的情操。安卡拉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是在冷戰中凝成的，但是在東西方和解時期，以及阿拉伯國家正在利用石油資源的新力量之際，全世界已經變成了更為複雜的形勢，而各種抉擇更是十分充足的。現在土耳其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需要切合現況表達新的世界政治思想^⑯。

五 美國對武器禁運的影響

土耳其軍事當局接管美國基地之後，除了北約組織的軍事設施之外，所有美國基地及七千名美國軍事人員一律在土耳其的司令官嚴密監視之中。

美國在土耳其境內的基地約有廿五個之多，其中最主要的基地是設在雅貝克（Diyarbakir）、西諾普（Sinop）、貝爾巴錫（Belasi）、卡拉麥

塞爾 (Karamursel) 等地的電子偵察站；西格里 (Cigli)、英西里克 (Incilik) 等空軍基地 (見附圖)。這些基地，據五角大廈官員稱都是別處無法代替的。



圖地基要重國美內境其耳土

第雅貝克是在土耳其的安那托里亞 (Anatolia) 省，其間設有遠程雷達系統，可以偵測蘇俄飛彈基地的活動。位於黑海西岸中央的西諾普與蘇俄相對岸，這裏的情報資料完全用電腦操作處理。規模龐大的卡拉麥塞爾基地，可以監視蘇俄往來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的海洋活動。英西里克位於土耳其的

南部，是北約盟國空軍基地所在，美國使用此基地作為長程轟炸機的軍事用途，亦是美國儲存核子武器的秘密基地。

美國五角大廈對於土耳其接管美國的基地，感到萬分焦慮，因為這將使美國偵察蘇俄飛彈發射情形減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能力，更使蘇俄將來在簽訂新核子武器限制協定，以及在查證核子試爆問題各方面愈形複雜。

由於美國府會間對土耳其武器禁運的爭執結果，在軍事方面，已嚴重影響了美國監視蘇俄的活動，削弱了北大西洋盟國在東地中海的防禦力量；在外交方面，已使塞島談判增加複雜性，土耳其與希臘關係趨於緊張；更為嚴重的，使美國總統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增加很多困難，因為受到國會多方面的抑制，而不能履行對條約上的承諾，以致盟國對美國的信賴存有懷疑態度。

福特總統於結束歐洲安全高峯會議返國後對記者慨嘆說，「衆院的決定繼續對土耳其實施禁運，毫無疑問地嚴重危害了我們的外交政策，大大減低了我們本身的國家安全，亦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塞島問題在內。」

蘇俄與土耳其間的關係已獲有改善，一個龐大蘇俄代表團曾於七月間抵達安卡拉，與土耳其簽訂一項高達七億美元的信用貸款協定，這是俄土之間歷來最大的一筆貸款。這項協定提供土耳其亟需的外匯，以建立一座大鋼廠、一座鋁廠及兩座火力發電廠。

在克里姆林宮使用懷柔政策下，土耳其的左傾政黨——共和人民黨領袖艾西維特已促請狄米瑞政府立即採取遣返七千名美國軍事人員的行動。該黨右派份子更主張土耳其與北約組織脫離關係，而與蘇俄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並與阿拉伯世界建立密切關係。

蘇俄利用華盛頓與安卡拉關係劇變的機會，而適逢土耳其總理狄米瑞拒絕福特總統給予五千萬美元的援助之際，布里茲涅夫則乘虛而入，曾與狄米瑞在赫爾辛基會晤，討論俄土兩國關係。據華盛頓報導，莫斯科願以直昇機供應土耳其，作為俄企圖取代美國，成為土耳其軍事物資供應來源之第一步。

六 未來的可能發展

照目前情勢看，美土關係雖極為緊張，但尚未到絕望的地步，因為七千名美國軍事人員仍未離開原駐的基地。

兩國關係的未來演變，主要在於兩種情勢的發展：

第一、美國衆院九月復會時，是否對土耳其武器禁運肯做解除之決定。

第二、福特總統能否依據美國法律及時提出一項建議——即有違美國國家利益時，總統得有權擱置以武器援助土耳其的禁令。

關於第一項，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參院多數黨領袖曼斯斐特、少數黨領袖史高特、少數黨副領袖葛理芬等，曾對衆院維持對土耳其武器禁運的決議，都曾予以指責。福特總統更指責，衆院繼續對土耳其禁運的決定，嚴重危害了美國的外交政策。

儘管如此，衆院因受希裔議員的影響，是否會改變原有立場而採取新的行動，使美土兩國關係能早日恢復正常，未便加以懸揣。

關於第二項，美國輿論界一致認為，政府應採取必要措施，以補救美國在土耳其所遭受的挫折。紐約時報在七月廿八日一篇社論中提出建議，「土耳其爲了報復美國的武器禁運而採取接管美國基地行動，已使福特政府必須尋求新的途徑來設法補救這項重大的損失。爲權宜之計，福特總統在外援法案下，應運用其自由處理或決定的方式，下令以價值八千七百萬美元之五十萬美元軍援部份運交給土耳其，這一個抉擇性的決定正在等待着政府。」

如果美國衆院將來仍維持對土耳其的禁運案，福特總統爲了順應輿情，顧及國家利益，亦許會採取「部份解除土耳其的武器禁運」的新措施。

現在有兩種情勢有利於福特政府採取上項的新措施：

首先，土耳其狄米瑞聯合內閣是傾向於「親西方」路線，在這次美土關係的突變中，狄米瑞總理雖然受到反對黨的壓力而被迫採取接管美軍基地的行動，但是，七千名美國軍事人員仍然留在原來的基地上。這點與外電所傳美國軍事人員已停止活動，似乎完全不正確的。美國軍事基地迄未正式被關閉，顯示狄米瑞政府仍寄望在美國國會對土耳其禁運態度的改變。

其次，塞浦路斯問題是美國國會堅持禁運的焦點。最近塞島談判已獲有進展，此項談判自七月末開始在維也納舉行，出席代表計有希裔塞人領袖克萊瑞茲（Glaifos Clerides）及土裔塞人領袖鄧克塔什（Rauf Denktaş），會議由聯合國祕書長華德翰（Kurt Waldheim）主持，經過三個回合談判的結果，顯然獲得了若干進展，雙方代表已對難民問題做了讓步，希裔領袖克萊瑞茲已同意九千名土裔塞人返回在土耳其佔領下的北部地區定居，同

時土裔領袖鄧克塔什亦同意給予始終居住在「阿提拉線」（Attila Line）以北地區希裔塞人的堅定保證，他們得享有希臘人的教師、牧師、醫師、宗教及一切自由活動的權利；而在塞島戰爭後逃離北部地區約有二千五百多名希裔人，亦獲准返回「阿提拉線」北部地區重與家人會聚；至於其他約計十八萬希裔難民問題，仍待雙方代表下一回合在紐約談判中討論，這次會談預定於九月八至九日舉行，將繼續由聯合國祕書長華德翰主持^⑩。一般外交官認爲，塞島問題談判地點選定紐約是極爲合適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們亦可捉住機會運用會談的成功。

倘美國衆院九月復會時對解除禁運再遭否決，而福特政府躊躇不前，仍無當機立斷的新措施，則土耳其勢將採取下面的步驟：

——完全關閉美國軍事基地，並勒令約有一萬五千名美國軍事人員及其眷屬限期離境。

——繼續與北約組織維持原有的關係，准許北約盟國保留在其境內之基地——伊茲邁爾（Izmir）及英西里克（Incirlik）等，並向其他盟國包括西德及英國購買武器及軍事裝備。

——可能向蘇俄洽購新武器（決定性在於西歐盟國提供武器之程度）。——與阿拉伯世界建立密切關係，以獲取財政上之援助，作爲購買新武器之用途。

註⑩ Washington, July 25, 1975 (AP), By Fred Hoffman.

① Ankara, Oct. 15, 1974 (AP). ② Washington, Oct. 17, 1974

(UPI). ③ Ankara, Feb. 24, 1974 (UPI). ④ The Guardian,

London, May 23, 1975. ⑤ Washington, July 9, 1975 (AP);

The Economist, London, July 19, 1975. ⑥ International Her-

ald Tribune, July 30, 1975. ⑦ Newsweek, Aug. 4, 1975.

(p. 11). ⑧ War Saw, July 29, 1975 (AP). ⑨ Ibid.

⑩—⑪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31, 1975, By Steven

V. Roberts. ⑫ Ankara, July 5, 1975 (Reuter). ⑬ Washington,

July 31, 1975 (AP). ⑭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9,

1975, By John Morrison Vienna.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脫稿